

# 雨過青天雲破處，這般顏色做將來

明初曹昭著《格古要論》中載：「出北地，世傳柴世宗時燒者，故謂之柴窯。天青色，滋潤細媚，有細紋多，足粗（粗）黃土，近世少見。」這一文獻記載，開啟了明以來歷代文人墨客對柴窯爭相想像、添筆描畫的敘事。明代文震亨《長物誌》中提出：「柴窯最貴，世不一見。聞其制，青如天，明如鏡，薄如紙，聲如磬，未知然否？官、哥、汝窯以粉青色為上，淡白次之，油灰最下。」明代謝肇淛《五雜俎》卷十二：「陶器，柴窯最古……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……世傳柴世宗時燒造，所司請其色，御批云：『雨過青天雲破處，這般顏色做將來。』」由此成就了中國歷史上頗具神秘、最富詩意的色彩意象——雨洗塵空，雲透碧來。

無人見過明確無疑的柴窯實物，但無論是馬未都推論的「（如『北地』一詞不再爭議）柴窯出五代耀州則順理成章」之耀州窯，還是《歸田集》中說「北宋汝窯頗彷彿之……今亦不可多得。誰見柴窯色，天青雨過時。汝窯磁（瓷）較似，官局造無私」，這詩意的顏色自然屬青瓷系列無疑。不妨從耀州青瓷的濃綠、汝瓷的天青展開去，以宋官瓷器為參考，來探尋這瓷器史上最奇譎浪漫的神跡。

## 天邊的神遇「目之所及，文情赴之」

宋官瓷器的藍綠灰調，只是一瞥，便得神思縹緲，便遇況味幽長。對美的直覺感知與詩意的文辭情感相激盪，又加深了對於「雨過青天雲破處」所蘊藉的動人意象美。清代王夫之《古詩評選》中提到「物無通情，字無虛設……心目之所及，文情赴之，貌其本榮，如所存而顯之，即以華奕照耀，動人無際矣。」說的便是這種主觀情感於物象美的感知、體驗、昇華。「我」感知到了它的「自然之華」，這種感知不斷強化、凝聚賦予了「我」對於美的獨特的情感表達，這是狀物文學美的由來。而這種表達必然是帶有「我」在彼時彼刻的感念或寄托，當它以一种超時空情感共鳴的方式傳承時，便逐漸形成關於意象美的範式。

「雨過青天雲破處」的表述，明代以來多有文人提及，今人也頗多從瓷器史的角度探查顏色之謎。它的意象，停留在歷史的秘境、大地的神跡。但跳出這沉寂的歷史，脫胎於深沉的泥土，以鮮活的當下重新與古人對話，重新審玩這抹灰藍，它一定蘊含著更廣闊的思域、厚載著更輕盈明澈的未來。

宋官瓷器從泥與火中脫胎，卻有著天空的靈魂。感謝傳說中柴世宗如與神遇的一瞥，感謝古人敏感而浪漫的審物之情，當真的站在雨後清新的空氣中，眺望灰雲朵朵的天空，

在煙雲聚散之際，看到騰挪剎那中透出的那一泓藍，如歷時空走馬——與古人的精神契合、審物共情在一瞬間直匯天靈；又如霧裡提燈看花——在渙散迷濛的世間，總有永世不移的美好與對這美好執著追賞的浪漫。而彼時仰起頭看向天空神思的人們，也是構成這世間美好的一部分，更是囊裳涉足於這個民族浩浩湯湯之人文大潮中的浪漫漁者。這一泓藍，有著屬於自己的「自然之華」——它純淨泓澈，水洗後的藍天依然有細霧籠罩，尚未完全散去的烏雲為騰挪的霧藍蒙上了淡淡的灰調，澄澈明淨中不排斥俗世埃塵，甚至因為這淡淡的塵埃灰調，更顯超越這區區「雲破」之處的深泓；它溫柔而靜，風雨後的平和、闊定、淡然，都融入這雲散後如新生的天空，一如老子「復歸於嬰兒」中以「柔弱」之「無」示人的強者智慧。如果說「自然之華」僅是「景之語」，那上述的表達中已然融進了「人之語」。人與景，在審美的體驗中又怎可完全分離呢？兩者本身就是相輔相成、相互促進的存在。而當人們基於一定的人生閱歷和積澱再去與景對話、與物對話時，或許會收穫所謂「物外之物」的華美、「情外之情」的哲思，讓人們審美體驗的層次感更加豐盈，饋予心靈更加深厚的滋養，給予生命更為鏗鏘的內驅動力。



▲汝窯火照插座和火照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。



▲汝窯天青釉凸弦紋三足樽，故宮博物院藏。 本版圖片均據北京故宮博物院微信公眾號



▲汝窯天青釉玉壺春瓶，大英博物館藏。

## 世間的溫柔「言念君子，溫其如玉」

世間從不缺堅硬的礦石，卻難尋如玉的溫柔。《禮記》中孔子對於「君子比德於玉」的論述讓人印象深刻，其文采昭昭，熠熠生輝，與所述之物交相輝映，讀來令人如沐春風，完成了儒家對於君子精神面貌的完美類比闡釋。玉的潤澤溫敏，便是中國人謙恭內斂、卑以自牧的精神寫照；其氣如白虹的通天之澤、蘊見於山川的精神性靈，更是讓這種溫潤智慧有了與天地往來的博大境界。

有這等溫柔，才有《詩經》中「言念君子，溫其如玉」的唸唸迴響。而青瓷的發展與審美的沉澱，與中國人的玉石崇尚有著緊密聯繫。青瓷中有「玉影青」，言其「青瑩」「瑩續如玉」，文獻中如上所述比比皆是。宋官青瓷，是青瓷家族中最類儒家「玉德」神貌的品系，也是在「雨過青天雲破處」的神遇之際，可以斂消千年事、悠然面未來的方便法門。

### 不破不立

從哲學思辨的層面來看，善「破」是修身致世的無上智慧。年少時剛毅進取，一往無前，逐風摘星自有穿雲裂帛之勢，移山開路可引雷霆萬鈞之力，勢猛而不鈍，力勁而不折，這是初與世界交手的蓬勃生命力的釋放，是生命勢能的積蓄，是萬里奔襲的原動力。新生命無盡的迭代綿延，讓世界有了剛健雄渾的面貌；而對於每個生命體而言，一生的跋涉不盡然都是大道坦坦，高與低、明與幽、急與緩，都在無盡變化中，在每一個陰晴明晦、轉折騰挪之際，都有顛破舊視野、鏈接新思域、積蓄新動勢的機緣，就如同斷崖瀑流之下必有厚淵、雨洗塵寰之後尤見生機——剛健雄渾的另一面尤顯生命的深宏與溫潤。破所有對於急功近利的執著、破對於晦暗的疏離恐懼，自風雨混沌之間「破」雲

照性、拾「玉」賞懷，再視手中一盞雨後青瓷，忽如換得天地靈息。

### 不晦不淨

宋官瓷器似玉石溫澤瑩潤、縝密堅實，觸之有溫，觀之敦柔，雖不如冰透影，但其特有的軟玉質感頗得一分塵世側畔的溫柔；偶然回首，似遊青天，凝神近賞，又如雲間，全然不見了色彩。恍惚中不知真與實，不見晦與淨。凝神靜望處，無所謂顏色（有與無），無所謂晦淨（逆與順），不必在乎雲間與天外（無非特定空間），滌除分別、超越世相，將此時此刻的一泓青盞，作為天光雲影共徘徊的心湖，懸映太空，氣貫天虹，與天地之華景同遊共往，以獲得自由、寧靜與無邊的心靈力量。

這種力量就在塵事之中，在花邊蒲邊，在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」的平寧心力之中，是一個通明澄澈之人深厚的福澤所在。而這所有的凝神玄想，都可來自盈盈一握的宋官青瓷，它使人在塵囂之上有了將息安頓靈魂之所。於物的審視，由感官美上升為與胸臆相通，是多麼奇妙而幸福的感受。

### 不古不今

相傳古籍中對柴窯的顏色有如下妙賞：「色蒼古鮮妍，其妙可以意會，不可以言傳。」蒼古是灰藍精深（時空的無盡），鮮妍是雲破霽開（無限的新生），兩者相遇，如陳洪綬的畫境——與古對坐、觀想當下。

「遙遙望白雲，懷古一何深」，在與盞盞的對視中，並不沉醉於亙古的清越疏離，而是喜於將悠遠的歷史蒼穹盛滿須臾當下的詠歎，手把青綠長空，暫息百年之身，與古對飲、取古豐今，那眼下鮮活的、淋漓的、澄澈的觀想，早已勝過無情無識的萬古歲月。



▲汝窯天青釉橢圓水仙盆，吉林省博物院藏。

## 亙古的應答「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」

靈魂的大自由，並不是御風而行，也不是字裡空觀，它可落於實際的物體，而又由這物體打開一扇方便門，觀心觀身觀天地，懸停於當下，也可盤互於無盡的過去與未來。

這種立今與古的對話，從不會限於虛無，不落於空想，它從思想萌發，撞擊心靈，奔騰於四肢百骸，內化於人格力量，驅走於百態人間，日用於俗事尋常，每每棒喝於世俗煩擾、醍醐於憂思迷茫。

「靜幾明窗，焚香掩卷，每當會心處，欣然獨笑，客來相與，脫去形跡，烹茗，賞文章，久之霞光零亂，月在高梧，而客在前溪，呼童閉戶，收蒲團，坐片時，更覺悠然神遠。」藉八大山人的觀想，願世間之人，自起光明，智慧愈彰，把盞青泓一盃，「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」。

作者 / 楊揚  
摘編自北京《中國教育報》